

# 為臺勇闖奧斯卡

## —— 馬來西亞華人導演的貢獻

文 / 臺北市服務站科員 朱瑋苓 圖 / 柯汶利、臺北市服務站科員 朱瑋苓



柯汶利製作的短片「自由人」拿下國產短片 4 座金鐘獎，也代表臺灣入圍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實境短片獎」前 10 名，圖為其工作時認真的神情。

身黑衣，一臉帥氣，來自馬來西亞的柯汶利，來臺就學後即愛上這塊土地，決定留下來發展。由於對戲劇的熱忱，以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研究生身分製作首部短片「自由人」，拿下國產短片 4 座金鐘獎，也代表臺灣入圍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實境短片獎」前 10 名。今年內政部移民署核發永



本署於去 (106) 年核發永久居留「梅花卡」予柯汶利。

久居留「梅花卡」，更是對他的專業予以肯定，盼望他能持續為臺灣藝文產業發光發熱。

### 啟蒙之地——臺灣

「當我第一次抵臺時，飛機緩緩降下，我就聞到人文的味道，望眼而去不是井然有序的高樓大廈，而是傳統老屋與新建大樓相互交織，這讓我印象深刻，原來這就是臺灣啊！」柯汶利憶起初次抵臺的心情，臺灣給他的印象是個充滿人文氣息的城市，從市區到村莊都看得到這片土地成長的軌跡。

抱著對戲劇的熱忱，柯汶利從中學開始就加入戲劇社團，從跑龍套演員做起，把握任何演出的機會，一路當上了劇作導演，盼望著有那麼一天能成為優秀的電影導演。高中畢業後，沒有繼續升學，他選擇在業界闖盪，待過舞臺劇團也做過廣告商業製

作公司。柯汶利笑說「因為做廣告導演最能兼顧理想與現實，可以做喜歡的事又有麵包可以吃。」然而他心中仍惦記著那未完成的大學學業。為了賺取出國留學的費用，他到銀行上班當業務員，短短幾年的勤奮努力累積了幾百萬臺幣存款，在金融業的發展也相當順遂。他對夢想的執著，給予他勇氣捨棄月入幾十萬的工作，隻身來臺完成留學的夢想。「我很清楚，出國念書會放棄賺很多錢的機會，但是當初投入銀行工作就是為了賺取學費啊！」

問及為何選擇臺灣？柯汶利說：「當初投了香港、北京以及臺灣等多所大學，結果最先收到臺灣的錄取通知，就直接選擇來臺灣了」。

### 🏆 抓住任何成長學習的機會

柯汶利讀世新大學時雙主修公廣學系及口語傳播學系，除了課堂間的作業外，他還經常利用課餘時間與同學一起製片練習，大學畢業後即順利錄取臺北藝術大學研究所。得獎短片「自由人」即是畢業門檻之作。

「自由人」是一部以「臺灣最年輕死刑犯」真實故事為主軸的短片，敘述十八歲原住民湯英伸離鄉背井到臺北謀生，卻因遭受職場上的欺壓而犯下殺人罪，最後被判死刑。然而與真實故事不一樣的是，在短片的結尾柯汶利給了主角一次出獄的機會，想帶給觀眾不一樣視角——如果可以再重新活一次，會是什麼樣的人生呢？

同是異鄉人在外打拼的心情，當柯汶利接觸到湯英伸的故事，他很有感觸的說：「在外打拼一定要非常拚非常努力，就是希望成功後能夠將成就帶回去跟家人分享，所以很能體會劇中主角湯英伸



柯汶利總是用心思考每場戲的呈現方式。

為了生活努力打拼，卻處處遭遇為難而衝動犯下殺人罪的心情。」對柯汶利而言，身處異鄉一直是往前的動力，更是刺激創作的源頭。

拍片之餘，柯汶利也曾做過寵物平面攝影。「當我代表臺灣領完獎項的隔日，仍要繼續完成客人寵物攝影的案子，所以當天在戶外又蹲又跑進行拍攝工作時，客人很驚訝的問道，你不是入圍奧斯卡獎項的導演嗎？」他笑說導演這個工作讓他能夠蹲得低，而拍攝寵物則是培養耐性的工作，把東西拍到最好，才有下一次的機會。



柯汶利曾做過寵物平面攝影。

### 🏆 戲劇開啟輔導天地

柯汶利在 97 年至 100 年間多次擔任志工，如戲劇班老師。他憶起當年在西門町夢想之家輔導中輟生的經驗，當時的他嘗試從各種活動中陪伴孩子長大。他表示學生通常來自較為弱勢的家庭，藉由舞臺劇的教導過程能與學生培養感情，而且他們這個年齡的小孩更需要有大哥哥大姊姊的陪伴，才有榜樣可以學習。他表示在服務過程曾聽聞一則令人遺憾的故事，有一位小朋友來到夢想之家又再次離開後，不久就聽聞自殺的消息。柯汶利改編這則故事並帶著孩子們到偏鄉展演舞臺劇，然而劇本的結局不再是自殺。他認為人生總是有出口，即使生活中有許多不愉快的事，希望最終還是存在。他說：「我希望透過角色的演出讓觀眾覺得凡事都還有希望。」

柯汶利認為有機會利用自己的專業貢獻社會是上帝的恩賜。因此在教導孩子演戲外，他帶領孩子們前往偏鄉表演舞臺劇，藉由每次表演的機會服務別人。他希望這群小孩除了接受別人的關懷外，也懂得在付出中成長。「施比受更為有福，這也是為什

麼拍片之餘，我也喜歡當志工，可以借重自己的一點點專業服務別人，但其實收穫更大的卻是自己。」柯汶利笑說。

### 🌟 體驗臺馬兩地文化差異

來臺多年後，改變了許多習慣，最明顯的差異就是說中文的口音，他說：「幾年後回國與朋友相聚時，經常被朋友虧說在拍偶像劇啊，講話這麼正經」，而過去覺得臺灣飲食口味偏淡，現在的他竟覺得曾經深愛的珍奶好像太甜了。

問及在臺灣生活與馬來西亞有何不同？他表示除了健保非常實用外，臺灣對待外國人也相當友善：「有時候在公園看到印尼看護工聚集聊天時，她們都推著輪椅，輪椅上的老人個個神情呆滯，但看護工們的表情都相當開心，這樣愉悅的氣氛與輪椅上老人的神情形成反差，在馬來西亞是看不到的。」他表示臺灣對待移工的方式相較於馬來西亞更人性化，在臺灣移工可以擁有手機以及出外與朋友聚會等等，而馬來西亞在管理外國人事務上則較為嚴格。

### 🌟 千里馬等待伯樂

柯汶利在臺灣已居住超過十年，時常感受到臺灣人的溫暖，他認為臺灣是個充滿包容力的國家，居住在這裡相當幸福。此外因為在臺灣受教育，所有的拍攝資源都在這，所以畢業後隨即留在臺灣扎根。他說：「雖然藝術無國界，哪裡有好的故事就往哪裡走，然而臺灣是個很好的起跑點，梅花卡更是臺灣對我專業上的認同。」

柯汶利喜歡寫實與創造的結合，他從社會案件中總能得到許多衝擊，並從中挖掘更多的靈感，親身投入關懷弱勢家庭的經驗，更讓他有機會體會不一樣的人生。他表示進入他人的世界，是做電影最大的樂趣與理想，也是自己成長的機會，每個故事的背後都有值得探究的人性，他說：「如果能拍得越在地化，其實才更具國際化」希望能夠將臺灣的故事讓更多不同世界的人看到。柯汶利認為國際化本身不取決於故事內容，而是將在地化的故事題材，以國際社會都能有共鳴的方式來呈現。像短片「自由人」描述的雖然是臺灣的故事，卻能取得國際的認

同，更讓他獲得波蘭影展最佳導演獎。「竟然連波蘭，歐洲國家也看得懂這部以臺灣社會案件為內容的短片！」對柯汶利而言，短片「自由人」是個實驗，讓他體認到導演說故事的敘事方式才是製作電影的根本。而即將於 108 年上映的國片場電影「默殺」於 2 年前獲金馬創投百萬後製獎，同樣取材自臺灣十幾年前的社會案件，主要探討人性陰暗面的題材。

臺灣的影視市場小，但柯汶利秉持著對拍攝的熱忱，選擇留在臺灣慢慢耕耘。他認為雖然電影工業在臺灣一切都是手工製、客製化，不像好萊塢有製片商、製片廠，經費來源也較為充裕，但這樣的環境對新人來講反而是充滿機會的，因為你的才華容易被看見。

談及未來，柯汶利因曾有目睹海嘯的經驗，所以未來打算以南海大海嘯為名，規劃作品的拍攝主題，他希望有天能將他在臺灣所經營的資源及攝影團隊一起帶到馬來西亞拍片。

此外，由於目前的文化補助多是限制國人身分，對他而言製作過程就相對辛苦些，因此他期待梅花卡的身分能夠為像他這樣代表臺灣的導演，得到更多影視產業的補助，讓他繼續在影視產業上盡力發揮，追求卓越。而我們衷心期盼，臺灣所孕育出來的人才，將來不只是南向進入東南亞，有一天，會再前進全球市場。



本署同仁朱瑋苓(左)至柯汶利(右)工作室內採訪後合影。